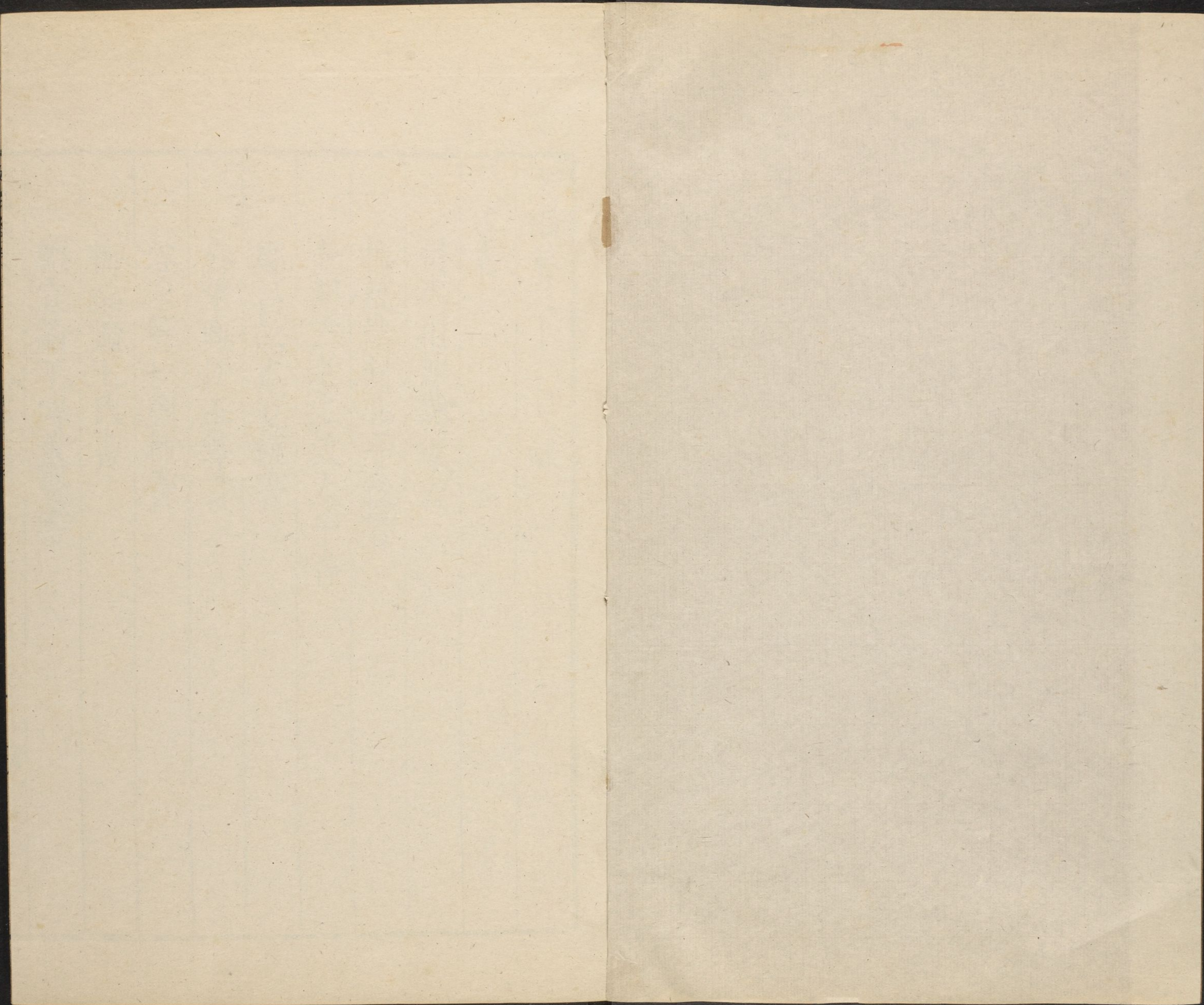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4



文編卷之十二目錄

上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鄭昌訟蓋寬饒書

公乘興訟王尊書

谷永等救劉輔書

梅福論王氏書

鮑宣論丁傳董賢書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



鮑宣論董賢書

師丹論封拜丁傳書

何武言傳喜書

歐陽脩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脩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歐陽脩通進司上書

鼂錯言兵事書

又上守邊備塞事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嚴安論征伐書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耿育上訟陳湯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蘇轍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轍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文編卷之十二 上書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 廷 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 子 行 校刊

文奇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起奇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

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妙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

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

立論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

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

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而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竒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

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

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亡心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鄭昌訟蓋寬饒書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患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太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公乘興訟王尊書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裒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_且耘豪疆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攘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

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
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剉之輔以
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
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
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
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
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疆誅不制之賊解國家
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
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
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即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
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
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
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

文編卷之十二
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
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谷永等救劉輔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
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讐竊見諫大夫劉
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
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士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_足八深過小罪宜隱忍

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
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
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
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測曉同姓近臣本以言
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錮于掖庭獄公卿
以下見陛下進用輔急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
銷奠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
風臣等切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前論納諫
後及王氏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尹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

恣意說去不事繩削頗有奇氣而少醇雅

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也自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可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此文如野戰之文

淺

益

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
 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
 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弁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
 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
 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
 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

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
 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
 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
 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誅
 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
 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
 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
 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

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應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反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

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
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杜稷三危呂
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
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
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燄燄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鮑宣論丁傳董賢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
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

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
何反覆別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
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
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
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
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疆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
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迤六亡
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
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
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
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
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
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

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
冀有益毫毛豈徒必以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
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
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
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
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

文編卷之三十一 金書 十一
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疆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於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叩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此等文字是皆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於爲文者也然其文亦自勁健但不密爾

鮑宣論董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
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及素餐
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
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
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
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
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
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

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食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石于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
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肝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
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
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
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
民勞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
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及陋自
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毫毫之思退入三泉死
亡所恨

師丹論封拜丁傳書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
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
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
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
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罕讓爵位相隨
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
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
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
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

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
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
之功也臣聞人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
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
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
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
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
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
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
義不得不盡死

何武言傳喜書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
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
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
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歐陽脩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
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
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
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
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
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
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
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
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后
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
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
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
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
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
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
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
佞遠而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
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
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

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
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
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
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
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
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
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
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
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
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

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
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
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
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
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
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
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
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
學無識諂邪狠悞之執中而其心焉言事者本欲益
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

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
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
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
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
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
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
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
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
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
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

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悞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

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空引後節節應前

歐陽脩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

一作在用人知

先後而已用人

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
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
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
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
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
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
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
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
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
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

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
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

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

此文變化不可段落

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

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

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

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

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

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

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 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

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
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
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
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
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
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
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
循默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
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
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

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
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
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
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
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奸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
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
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
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
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謹言之士中
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

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
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
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
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
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
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
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
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不姦佞者得以爲說而
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
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

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
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
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取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
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
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
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
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且猶手探其
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
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
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

文編卷之十一
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
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
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
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
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
狂計愚伏俟誅戮

反覆克拓

歐陽脩通進司上書

論財用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
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

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
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
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
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
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
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
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
嫚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
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
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

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
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閩外之事而君
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
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
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
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
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
財用爲疆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
攻昔秦席六世之疆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
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

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
初竊爲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
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
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
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
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
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
習久安而易警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
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
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

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

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充疆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外爲

文編卷之三十一
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
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
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
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
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
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
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
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
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
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

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
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

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

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

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

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

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二門之險自唐

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

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

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

文編卷之五十一
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
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
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
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尔
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
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
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
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
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
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

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
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
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
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
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
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
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
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
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
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

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
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
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
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
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胃艱滯然後得西豈若
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
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
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
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
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

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
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
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
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
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
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
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
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
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
以足用趙克國攻西羗議者爭欲出擊而克國深思

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
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
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
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
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
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
田莫若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
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
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
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

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尔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
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
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克兵之人遂棄農

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

一有於字

其家不顧無有官

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
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
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
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
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
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

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
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而誘之則
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
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
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
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
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
傳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
任耕繅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
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

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
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蠶惟商賈臣聞秦廢王法
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以爲國之患久矣自漢
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
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
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
民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
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
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
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

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

